



月亮与姑娘

Der Mond und das Mädchen

[德]马丁·莫泽巴赫 著

Martin Mosebach

王江涛 译



法律出版社
LAW PRESS · CHINA

月亮

Der Mond

[德]马丁·莫泽巴赫 著
Martin Mosebach

王江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与姑娘 / (德)莫泽巴赫著;王江涛译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 - 7 - 5118 - 0923 - 0

I. ①月… II. ①莫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0700号

月亮与姑娘

[德]马丁·莫泽巴赫 著
王江涛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策划编辑 柯恒
责任编辑 柯恒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©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沙磊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5.5

字数 99 千

版本 2010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18 - 0923 - 0 定价:2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I

人在选择住所的时候，就会相信，这是在对自己的未来做选择，人生中的这种时刻并不多见，因为“住”——恰如这个字眼本身所透露的种种含义一样——也蕴含了人生的全部。一个年轻人，正骑着一辆自行车，穿行于他还很陌生的法兰克福街头。他前几天刚刚结婚，正在寻找他的第一套房子，打算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那里。他说“我的妻子”还不是那么顺口。“我的妻子”，那不是已婚妇女吗？为了变成“我的妻子”，他娶的这个姑娘必须丢掉一切现在属于她的东西：孩子气、蝴蝶般的柔弱，以及精灵般的无忧无虑。这可不是他想要的。他不相信自己具备诗意的表达能力，但是，每次想到这个姑娘的时候，他眼前便会浮现一个叮当轻响的易碎品，像薄薄的玻璃一样。姑娘的声音和头发，就像杯盏轻柔相碰，银铃般清脆。其实她并不比他小多少，只不过她是在温室里被人看护着长大，享受中产阶级家庭环境的庇护，犹如早晨精致的蔬菜，只带着温暖和露水，不曾经受霜冻和烈风。

婚姻本来意味着井然有序的生活，但他们婚后的第一周却过得有些混乱。数不清的客人前来祝贺这对新人。对新郎来说，其中的

大多数人,他根本不认识,事后重温婚礼上的照片,他也仍然认不出这些人;假如别人随便在照片上给他指某个人,他就乐于相信,自己在婚礼上的某个时刻见过这个人。但在这场“时尚婚礼”^{*}之后,很遗憾,他们未能进行约定俗成的蜜月旅行。没办法度蜜月,是因为他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等人。况且,特意为蜜月推迟就职时间,似乎也没有必要,毕竟,以前蜜月里会做的事情,现在的人们早就做过了;在这场真正的婚礼之前,他们至少已经度过三个小蜜月。他的岳母说得好,不该刻意花时间去卿卿我我地编织浪漫。在她身上,岂止是浪漫,实际上,任何激动的情绪都难得一见。

比起激动的情绪,更让这位女士憎恶的是劳累。她喜欢支使别人替她包办一切,然而,即便如此,有个事实却无法回避:女儿的婚礼,对她而言,难免费心劳神。这场“新娘晚会”^{**}的焰火刚刚熄灭几天,她就去了南方旅行,并带上了自己的女儿,因为她不想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中间。她永远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圈子的人,这样才不会轻易陷入陌生的氛围。对于这次旅行,他原则上是同意的。只要女孩过得舒服,他就高兴。而且,这样一来,事情就简单多了:他先搬进法兰克福一套简易的膳宿公寓,利用每晚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,尽快找到一套房子;等她回来的时候,他就能给她一个惊喜。这便是他的美妙设想,而她则会让人用卡车把新婚礼物从汉堡运来,在拆装礼

* 原文为法语:marriage à la mode。——译注

** 原文为法语:Brautsoirée。——译注

物和布置新家的兴奋中开始新生活。

只不过,当现在孤单一人,想到她就这样不假思索地遵从她母亲的要求,他还是有点吃惊。他在全新环境里的最初几天需不需要新婚妻子的支持,这事完全不在岳母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伊娜将她母亲的计划通知他的时候,脸色并不好看,但母亲的安排必须无条件服从;在这个客观必然性面前,她遗憾的心情显得微不足道。这种占用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,但只要他们还没结婚,此类事情便不会进一步加重他的负担。伊娜如此依恋母亲,她就是这么孩子气。他的岳母是个寡妇,对她多加关心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?但愿,她留给他的印象不是完全不必别人关心。

冯克莱女士不如女儿那么苗条。她容颜姣美,但和女儿长得不像,脸要宽一点儿,当然皮肤上也有了细纹;虽然身为母亲的她仍然保持着童真,但这些细纹通过亲切的方式唤起了人的温情,显出了她的老态。她是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美的岳母,一举一动都缓慢而慵懒。婚礼上,她穿着粉红色的衣服,却一点也不显幼稚。但谁知道有多少傻瓜,主要是女人们,不知乏味地逢人便说母女俩看上去像姐妹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冯克莱女士面无表情地回应:“我可不希望这样。”

婚礼接待会后,他看见岳母和远房亲戚一起坐在饭店大厅里,一个又矮又丑的意大利发型师一直很拘谨地多次试图接近她;尽管她预约了他的服务,却三次打发他走。这个绝望的男人不得不违背常理,为了她而不断地把其他女士的预约时间都更改了,但她投向他的

眼光里，若无其事，甚至连丝毫的歉意都没有。

“她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”他想，“她很少把别人当回事。”晚饭时，她的发型完美无瑕，好像她整个下午都带着软帽一样。真正的冷漠和完全的公正有共同的地方。冷漠甚至会作为力量出现，并能暂时压制其他人的反抗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此期间有些抱怨。当他向她骄傲地介绍自己的新工作时，冯克莱女士说：“法兰克福是个丑陋的城市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她就只会说这种话吗？

伊娜专心致志地听母亲说话，但当她望向他时，她就会微笑，而且，也应该如此。这个共同的新开始，让伊娜心里充满快乐和信心。至于她是否也能马上在法兰克福找到一份工作，全然不重要。人在城市里工作，便只能生活在那里。究竟哪座城市是丑陋的城市？肯定不是他现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穿行的这个。

他仍穿着深色细竖条纹西服；他在新名片上称呼自己为经理助理，这套西服就是他的工作制服。不过，他已经把领带取下，放到西服口袋里了。毕竟，当人走出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凉爽的玻璃塔楼时，就会像撞到墙一样顿时撞进酷暑。这才六月份，但他从伊娜那里得知，法兰克福已经比地中海边还热了。伊娜谈到了那不勒斯海湾云层密布的天空，还有凉得简直让人不舒服的夜晚。此时，法兰克福的上空却是一片盛开着的淡蓝色；虽然随着夜晚临近，颜色会变得更柔和，但远远还不会消褪。

市中心以外的街道很空旷。骑自行车就像在拂面而来的饱满空气中滑行。即使是掠过的汽车尾气，也提供了丰富的调味料。城市

的空气是某种棉絮般的物质,分量不轻。空气中的灰尘和污垢赋予了光线一种无法比拟的美。每个见过新德里或者墨西哥城日落的人都知道,在烟雾形成的滤镜后,太阳会显得非常大,并呈现出一种金黄色的壮美,这是人们在干净的空气状况下无缘见识的。要形成这类壮观的景色,法兰克福的空气显然还不够脏。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,市区里的房子和房前花圃散发出毕德麦耶尔风格*的宁静。在这种下班后的寂静中,不时传来教堂的钟声,叮咚作响,没有人再怀念那种带有异国色彩的光线奇观。附近肯定有一座小教堂,因为这阵钟声过于清亮,不像是口大钟发出来的。很多房子的卷帘百叶窗本来是放下来的,人们用它们抵挡白天的阳光,此时,四处是它们被拉起来而发出的轻微的咯吱声,因为人们想让总算失去热度的阳光重新照进屋里。他漫无计划地骑车经过的街道,大概是百年以前铺设的。路边三四层高的出租公寓,大多是由红色的美茵河砂石建成,至少大门柱、底层和窗框都是红色的。这些石子比较德国化,地区特征明显,带着些许城堡和教堂式的阴暗。此刻,公寓被如此温柔地照耀着,仿佛从里向外发着光。

“住在这里怎么样?”年轻人问自己,并往一间餐室看去。在这个房间的一块大镜子前,点着一盏漂亮的灯;紧挨着它的另外一个房间

* 1815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艺术、家具和装饰风格。该风格被批评为脱离政治,比较世俗,主题多为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 and 业余嗜好。——译注

内,透过里面的窗户,可以看见屋子后头的绿色。不行,永远不能住在底层,他想,伊娜会害怕的,她永远不可能在底层的住宅里开着窗户睡觉。但是,也可以搬到二层住呀,那里更亮堂些,而且它阔气的小阳台上,还有巴洛克式的粗栏杆;和这里的人们一样,这层楼的主人也在栏杆上摆着硬陶土花盆,里面种上了黄杨树球。这儿有一整排房子都是如此装饰,好像它们的主人想穿透这堵厚墙,当街展示自己内心的审美品位一样。这些古板的房屋在夏日温热的傍晚里呼吸,当被触碰或者有风吹过时,它们就变成了巨大的发音体,如乐器般轻轻地发出回音和嗡嗡声。

街头沉默却饱含生机的这份美丽,占据了年轻人的心,以至于任何的怀疑、任何的担心——是否在这座城市里隐藏着一所适合他和伊娜的房子——都消失不见了。他觉得,似乎阳光所及的所有这些房子,都可以供他挑选,哪怕明显住着人;似乎人们在房间里打开窗户或是拉起窗帘,就是为了向他演示怎样住在那栋房子里,直到他从中选中一套为止。他下了自行车,也没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找什么,就径直穿过一扇敞开着的花园铁门,沿着走廊,走过厚重的楼门和同样焊了栅栏、通向后楼梯的小门,来到了院子里。

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栗子树,枝繁叶茂,把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了绿色中。树一直高过房顶。这个狭小的院子促使它长得像棵棕榈树,如同一根绿色的柱子,或者一道绿色的瀑布,一个自然的奇观就这样在这个院子里诞生了。在树的根部之间,有一部小孩子玩的沙箱,旁边还有几个小桶和小铲子,似乎孩子们刚刚离开,跑回了屋里。

在这棵大树宁静的庇护下游戏和成长——这样一种幼时经历，是不是堪比山林里的童年？

实际上，这个年轻人还没开始考虑孩子。迄今为止，他已多次把这个想法驱逐出了脑海。他想和伊娜享受两人世界。他有她就满足了；她也多次向他承诺过，她有他也就满足了，不需要任何其他人，也不想看见任何其他人。在家里，她终于能摆脱社会上的熙熙攘攘，她视之为他们婚姻中一个独特的幸福之处。看着眼前的沙箱——即使孩子们就坐在里面——他还是不想要自己的孩子。孩子们自顾自地大喊大叫，让他害怕。他的大学同学中，有三个人已经当爸爸了。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，更是让他感到惊讶。

栗子树阴影下的空沙箱所告诉他的那些事情，离他并不遥远。如果伊娜这个艺术史硕士在法兰克福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对她意味着什么？这个话题他们很少谈及。因为对于所有伊娜圈子里的人来讲，单单是硕士论文就如同一场长年的噩梦，至于写完以后会怎么样，没人去想。那么，为什么她不生个孩子来度过这段上天赠予的空闲时间呢？他慢慢地走回自行车，并仔细研究起信箱上的住户名，好像房子的性格能由这些名字体现出来似的。骑车继续前行时，他在街角处看见了一个意大利饭店的漂亮花园。园子里支着几把带着维罗纳招牌的遮阳伞，伞下坐着几个穿夏装的女人。他绝对乐于在一个同今天一样炎热的夜晚，和伊娜为伴，坐在那儿。在他眼里，法兰克福似乎永远都处于这种炎热中；他寻找房子时的任何一个决定，都要考虑到酷暑这种不寻常的因素。

他此时经过的这个公园，已经荒废，在夏日的重荷下生硬地喘息。公园里有几个年轻人，坐在长椅的扶手上，手拿着啤酒罐，摇晃着脑袋，十分投入地听着耳机里的音乐。可惜青草已经被过早地踩平了，只剩下一片干枯。垃圾桶里的废物都溢了出来，这儿一天到底要举行多少场野餐呢？

“不管怎样，至少附近有个漂亮的小公园，”年轻人想。一定要有个公园，周边没有公园的住房，不予考虑。说不定，他还能说服伊娜，早晨陪他一起绕着公园轻松地跑跑步呢。此前他还没有这样的念头，但现在，他发现，假如他们住在这里，将会有多么享受，又是多么明智。此外，这里还靠近市中心。在骑车穿过的市区里，他还没发现任何一条丑陋的街道，那么，岳母如此轻蔑地警告和诅咒的“丑陋”城市，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？肯定还是它的街道。他决定下次和她谈谈，不去理会她将投向任何一个反驳者的明亮而捉摸不透的眼神。

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想租这里的房子了。期待着他租住公园后面某一套宽敞公寓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职员，应该能放宽心了。这个年轻人实在喜欢这个地段，对他来说，只要是位于这一片的房子，性质都差不多。

这套房子的楼道，看上去还是很整洁的，只不过楼梯上铺着带有灰色斑点的亚麻地毡。不过，房子很昏暗。这是一栋青春艺术风格的雄伟建筑，诸多细部装饰保存至今，比如漂亮的门把手；不过，除此之外，人们已经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了。两间朝向大街的屋子里，有着

草绿色的地板，仿佛是由合成塑料制成的一片茂盛的热带草原，上头有行人踩出来的一条小路。墙刷成了血红色，白炽灯投下寒冷无情的光线，照着那些污渍和裂纹。浴室非常狭长，但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职员有办法：只要把一面墙往隔壁房间移一米，就能得到一个完美的浴室。“可惜了这个漂亮的房间，”年轻人说，因为这个房间本来可以作为卧室的。从房间里，可以看见一棵槭树的树冠，叶子稀稀疏疏。

“人不能奢求事事完美，”那位房产经纪人说。他的粗鲁让年轻人非常不适应。“您必须立刻做决定，这套房子，实际上马上就要出手了。”

在伊娜缺席的时候去找房子，这个主意到底好不好？想象着这所房子在修缮和装饰时的场景，年轻人痛苦地感到自己的力不能及。在地板和血红的墙壁之间，肯定发生过可怕的事情。房间里充斥着毫无生机的空气，假如人们提早把窗户打开的话，这些空气一定能散掉。但现在，它就像一个气味令人生厌的人，虽然洗个澡就能暂时遏制这股味道，但只需一次，它就能令人遗憾地永远打消别人与之进一步亲密交往的兴趣。

尽管如此，当他承认不能立即做出决定时，他觉得，自己在经纪人面前像一个懦夫。对他来说，他好像是在用这种无能为力来和这一整片仍然让人惊艳的市区告别。他的放弃，决定得并不容易。

他重新站在这条街上，月亮已升上了仍然是淡蓝色的天空。它离满月还差一点儿，仿佛被人用指甲刀从圆月轮上剪掉了薄薄的一把镰刀。这条街依旧那么美，但这种美现在有了一种布景的意味。

II

“实际上,住在哪儿都差不多,”在看过十七片漂亮的、普通的和荒凉的住宅区后,他得出这样的结论。人们给他看的住宅,都贵得夸张。从这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来看,他收入的一半都要投到住房上,而这份收入,对于一个刚刚工作的人来讲,算是相当高了。然而,用这笔多得惊人的钱能买到的东西,却少得可怜。他对装修有着贫乏的想象力,但即使有人对空间布局和家居陈设比他更具眼光,这样一桩租房买卖,也将是此人想象力的极限。

唯一那套他付得起且称得上华丽的住宅,价格令人不解。是不是房间里有蟑螂?无论如何,它已经让一对律师夫妇从他鼻子底下抢走了。房东向他暗示,自己最喜欢婚姻稳定的租户;至于他,迫不得已一个人出现,看上去显然新婚不久,还没进入这种新的状态。没错,连那枚细而窄的婚戒,都让他觉得累赘;他把它放在了膳宿公寓的床头柜上。但这绝对不是出于想与婚姻保持距离的犹疑姿态,相反,他心里对妻子充满了思念,一天给伊娜打三次电话。

她很开心,期待着回程和房子,就像房子已经有了似的。他向她隐瞒了找房子的难处,因为他不想让冯克莱女士对他的办事能力做

出充满怀疑的评价。虽然他明白伊娜从不把母亲的冷嘲热讽放在心上,它们在她那里像断了线的珠子般纷纷滚落,她只会从这些话中看出母亲令人同情的孤独和寡居生活。然而,这种持续不断地向妻子的耳朵里灌输恶毒想法的举动,仍让他深感不安。这就像盐酸——总有一天,最厚的保护层也会被侵蚀掉。

他如此坦然地对自己住房的类型和位置表示出无所谓的全新态度,主要原因是他已筋疲力尽。另外一个原因在于,他试图采纳一个他非常欣赏、现已跻身成功人士之列的同事的生活准则;但此人还没有结婚。

“我只需要一张大床和一个浴缸,”那位皮肤晒成棕色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。他那些西服总是笔挺地紧贴着身体,好像是用可弯曲的轻金属焊接而成一样。“而且,所有这些设施,都得位于一家健身房的楼上,并离公司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。”这个方案里,包含着一个完整的世界观;即使不能全部照搬,至少,这个新婚燕尔的年轻人想尝试一下同事这种态度。

“反正您两年内就得离开这儿,否则就是您做错了什么。”他把同事的这句话告诉了伊娜,毕竟,她多少应该了解一些他正承受的压力。职场中人的心态,不再像从前——对自己从事的职业越来越熟悉,研究得越来越透彻,直到成为行家——而是把每种工作都只当成过渡,当成得到另外一份工作的跳板。对此,他还有些迷茫,那么房子的问题的确不能算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让他得意的是,伊娜全心全意地信任他。他还记得伊娜初次表露她对他无限信任时的那一

幕。那件事情发生得很偶然——他当时没跟她约好就去火车站接了她，而她说：“我知道你会来。”从那天起，他们的恋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*

夜幕渐沉，他在这个夜晚已经骑了很长时间的自行车。他认识了法兰克福的高地、低地以及河边的地势最低处，还有单凭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来的缓坡，用力蹬车的小腿肚对此感觉得最清楚。在这个夏夜，陶努斯山向他移近了。淡青色的山岭，线条流畅，就像平静的呼吸。尽管这座中等高度的山并不陡峭，也不算高耸，但它现在给他的感觉，就是眼前一片巨型山体。这座城市位于一个规划极佳的广阔空间里，条理清晰。从这里往上，街道和小别墅向远处伸展着。这里离市中心已经很远了，因为高地吞掉了高楼大厦的下半部分，它们像从沼泽地里一样从这片地区探出顶层；看起来，城市的稳固结构似乎正酝酿着解体，虽然还不至于变得像布料边缘脱线那般土崩瓦解。夜的影子把山岩连成了一片，并让它们在远处若隐若现。市郊的居民区仿佛一直延伸到了远处缓坡上，没有尽头。

现在，这个年轻人对在这个城市里定居已经完全绝望了。就连这些小别墅，说不定其中的某一栋还会让伊娜中意，但看上去也肯定都住了人。骑车时迎面而来的风，将他额头的汗水吹干了。他就像在轨道上向前滑行一样。

最后几天，他很累。此前婚礼上极度激动的情绪虽已在他的记忆中渐行渐远，但他的身体却根本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。在公寓的

小房间里，疲劳突然间袭遍他全身，让他连脱衣服都觉得是负担。他把衣服扔在了地板上。他没力气挂起它们了。现在几点？闹钟停了。是不是炎热让闹钟都停了？这突然显得很有可能。在陷入沉睡之前，他还想起一件事：他和别人约好了，明天上午十点去看一处房子。这处房子不在房产经纪人手中，而且比他已经看过的房子便宜得多。但这就意味着，在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睡个觉的星期六早晨，他必须起床。他朝闹钟看了一眼。有没有可能不靠这个闹钟醒来？它发出的冷酷无情的尖叫声，总能粗暴地打断他的睡眠。“试试看吧，”年轻人心想，同时感到自己在一个过于短暂又无与伦比的极乐瞬间脱离了自我，陷入昏迷。

当太阳升上天空，像昨日那样孜孜不倦地炙烤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睡醒了。窗户朝向一个沉闷的院子，院子里只有一个大垃圾桶。这里静得像密林深处。有只鸟在啾啾叫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鸟鸣有抚慰心灵和振奋情绪的作用。这个年轻人此前并不太留意鸟鸣。实际上，只有当他通宵欢闹后，站在大街上时，才会注意到欢迎他并宣告着清晨到来的第一声鸟鸣。但今天，在这套房子和这处悲伤的院子中，这个唯一的生命迹象，突然变得像电话铃声，异常清晰。这是不是衰老的迹象？他觉得精神恢复了，但还是在床上躺了一会儿。他想起了那个约定。闹钟还是停的，他昨晚是不是该强迫自己调一调闹钟？走廊里没有脚步声。四周一片沉寂，他觉得自己就像身处地下室一样与世隔绝。他慢腾腾地起床。今天不需要穿制服。就好像拥有全世界的时间一样，他稍稍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把那件惨

遭糟蹋的西服上衣挂到了衣架上。现在还有早餐吗？在这栋房子里煮咖啡的塞尔维亚女人，每天十一点才会离开厨房。

早餐室是空的。这个膳宿公寓周末一般没有多少客人。塞尔维亚女人进来了，还带了咖啡。年轻人翻开报纸，仔细阅读。他觉得，今天必须非常缓慢地做任何事情；这种平和的缓慢，仍然没有脱离睡眠。他又要了一小壶咖啡。报纸已经读完了。实际上，没有理由再停留在早餐室，这间屋子在人们吃过早餐后，马上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。直到这一刻，他都强迫着自己不要询问时间。随后，他问了。

塞尔维亚女人说：“九点半。”

一个人独处不好，《创世纪》里就这么说过了。也可以对这个原则加以限定：只要人们承认，如果独处能变成一个值得追求且富有成果的状态，人们就必须学习独处。这个年轻人没做过这方面的任何练习。他在一生中还从没有连续两周一个人待过。在寄宿学校和服兵役时，他过得特别舒服；而在结婚之前的两年里，伊娜几乎片刻都不曾离开他的视线。带着自己的想法独处是一场冒险，随时可能发生令他惊奇的事情。人们在社会上根本不能真正领会这样的事情——独处的时候，声音的转换变成了令人吃惊的现象。平日里，每一种声音都是对他人行为或者言语的回答，比如惹怒了一个人，或者把他逗乐；但现在的结果表明，在根本没有面对面的人的情况下，愤怒、激动、满意和喜悦也能发生，而且，和平常一样强烈，甚至还能让自己多加关注。

以前，这个年轻人从未像今天早晨一样和“命运”——这么说有